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五百二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一

五季

宋太祖開寶七年以前附

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



初有司將立正伏宿設

前一夕設之也

樂縣于殿庭周主觀

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具

疏以對

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于外心和于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樂生于人

心而聲成于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十七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鍾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鑄鐘不問音律但循還而擊編鐘編磬徒縣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黃鍾之宮止存一調蓋樂之缺壞無甚于今

陛下臨視樂縣知其亡失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

乃依古

法以拒黍

用羊頭山拒黍中者

定尺

一黍為分寸黍為寸十寸為尺

長九寸徑

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

十二律管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

其長九尺

朱子曰京房始作律準梁武帝為之通其制十有三弦一絃是全律考律準中央

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故曰全律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

為十一律

第八絃為林鍾第三絃為大簇第十絃為南呂第五絃為姑洗第十二絃為應鍾第

七絃為蕤賓第二絃為大呂第九絃為夷則第四絃為夾鍾第十一絃為無射第六絃為仲呂及黃

鍾清聲

第十二絃為黃鍾之清聲

族用七律以為一均

一律中調之一絃也

為均之王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

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
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朴又言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
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樂
成而和

二月周蕪汴水入蔡水

即閔河
注見前

以通陳潁之漕

自是以西南為閔河東南
為蔡河後又改曰惠民河

周減行苗使所奏羨田

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

四萬二千餘頃救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奏所減之數仿此

周淮南饑

淮南饑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

朴剛銳明敏志畧過人及卒周主臨其喪以玉鉞卓

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遼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周主以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洲治水道入遼境柵于

乾寧軍

唐置遼于軍置寧州明改曰青縣今為天津府

南補壞防開游口三

十六遂通瀛莫車駕至滄洲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趣遼境非道所從民間皆不之知遼寧州刺史王洪舉

城降詔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為水路都部

署自御龍舟至益闕津

後唐置今霸州是

遼守將終廷輝以

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趙匡胤先至瓦橋

關遼守將姚內斌

平州盧龍人

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

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遼瀛

州刺史章彥暉

薊州漁陽人

舉城降于是關南悉平宴諸

將于行宮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

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敵騎皆聚幽

州之北未宜深入周主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

劉重進

幽州人

先發據固安

隋縣今屬順天府

自至安陽水

在固

安縣北拒馬河支流也

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

止孫行友拔易州擒遼刺史李在欽獻之斬于軍市

以瓦橋關為雄州

今雄縣是屬保定府

益津關為霸州

今屬順天府

命韓令坤陳思讓

字後已盧龍人

戍之遂還大梁

六月河決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之

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

唐清源節度使劉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于京師詔報之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鄉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

唐城金陵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周主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鄉時則為讐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

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
唐主乃城金陵凡城郭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周主立子宗訓為梁王

初宰相屢請王諸皇子周主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
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訓為梁王
生七年矣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

周主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周主曰

自古周文武才畧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以王

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

故

仁浦為人謀謹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

吏致位宰相時人不可以為忝

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

胡三省注後唐始置大內者點檢官至後周選驍勇

之士充殿前都班置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使之上

先是周主自闕南還在道閱文書于篋中得木長三

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都點檢永德周

懿親

永德妻周太祖女

有功周主疑焉至是以匡胤代之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

是為周恭帝

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著

字成象單父人

藩

邨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游

醉鄉豈堪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周主殂

諡睿武帝孝文皇帝廟

號世宗

梁王宗訓即位

世宗在藩多務鞫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

軍號今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畧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于為治發姦猶伏聰察如神明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

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法用太嚴羣臣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日遠邇哀慕焉

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

唐鑄大錢

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以事周歲是貢獻府藏空竭錢少物貴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韓熙載請鑄鐵錢唐王從謨計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

二錢文曰唐國通寶

九月唐太子冀卒唐主以其子從嘉

字重光唐王第六子

為吳王

居東宮殺禮部侍郎鍾謨

謨數奉使入周周世宗及唐皆厚待之恃此驕橫嘗

與天感都虞候張巒屏人夜語樞密副使唐錫譖其
有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會太子冀卒

唐王欲立鄭王從嘉謨與紀公從善

字子師唐王第六子

善言

于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

善果敢凝重宜為嗣唐主由是怒徙從嘉為吳王居
東宮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唐主乃下詔
累謨罪流饒州貶巒宜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
錢

南漢殺其尚書右丞鍾允章

名禹人

以龔澄樞為內太師

南漢主鋹以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
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鋹不能
從宦官聞而惡之內侍監許彥真告允章欲作亂王

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

封州人

等共證之乃收允

宦官專橫辱士人為門外此

輩通病至羣臣

非下羣室不得

任用則自昔所

無因事泥濁此

不亡何待彼時

無耻之徒竟日

心自宮求進更

無服情理笑他

曰廣州政降賊

版數百輩騎首

亂獲狐貉同盡

一印元止錄矣

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未幾以澄樞為內太師軍國

之事皆取決焉

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龔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

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責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

唐以洪州為南都

唐以金陵去周境繞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議徙

都之羣臣皆不欲徙惟樞密副使唐錡勸之乃以洪

州為南都命曰南昌府

雖寧濟亦吳父
手

遼遣使如唐周人殺之

遼主遣其舅使于唐周泰州圍練使荆罕儒

冀州信都人

募刺客使殺之自是遼與唐絕

唐周恭帝宗訓元年宗太祖神德皇帝趙匡
中胤建隆元年是歲周亡宋代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

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鄭

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

後周自太祖至恭
帝凡三主合九年

先是周鎮定二州言北漢會遼兵入境至是正月辛

丑朔遣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

太原人 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乃密有推戴匡

胤之意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

民恐怖爭為逃匿計惟內廷宴然不知癸卯大軍繼

出

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

苗

訓河中人楚昭輔字。

是夕次陳橋驛

注見前

將士相聚

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

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

潞州

上黨人

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

即宗及歸太宗

陳橋兵變論者
疑宋主實與其
謀益彼時匡胤
以手足之親趙
普以腹心之倚
教然部分復入
帳中密白使非
微窺宋祖德微

豈至若此且其
受命而出國後
而返遠行釋代
絕無愧辭更足
學後人譽議雖
當時朝不易位
市不易肆其後
布武修文撥亂
反正而其得國
之不以道又豈
能曲為原諒哉

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部將環列待旦遣牙隊

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

封

浚儀

都虞候王審琦

字仲寶洛陽人

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

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

胤時被酒臥欠身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廷曰諸將無

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

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

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

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

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

有重賞違不汝貸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

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

字仲詢
大名人

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

范質執玉溥手曰倉猝遣將吾輩之罪也

瓜人溥手幾出
血溥喋不能對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

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

字光烈蜀
人徙洛陽

逐焉

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

進登明德門命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
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
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

羅彥環

并州太原人

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

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
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
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
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即皇

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

周世宗納符彥卿之女為后后殂復納其姐即

太后也

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

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

差未幾鎮州報壯漢兵引還

華山處士陳搏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已

宋贈周韓通為中書令

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宋主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高懷德

字藏用
行周子

張令鐸

棣州人

王審琦張光

翰趙彥徽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

時慕容延釗
握重兵屯真

定韓令坤引兵廵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
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
衛都指揮使殺延釗令坤皆出為節
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遂不復除授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主以其弟光義

即廷
義

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

學士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竇儀議立四親廟

尊高祖肱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珣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澂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

祖昭武皇帝

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

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
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馬嘗謂侍臣曰朕欲盡

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貴文學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

定州安喜人

為皇太后

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于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既而后有疾

父有天下傳之
子三代以來

不易之常經凡

終弟及商道有

然史言仲丁而

復諸弟子爭立

比九世亂國勢

所必至也杜太

后使知國有長

君為社稷之福

而不知以次傳

位啓骨肉之嫌

厥後沿陵武功

不得其死適金

匱誓書所以陪

之厲耳

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及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且

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

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

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

義傳光美

字文化
宋文第

光美傳德昭

字日親
宋主第二子

夫四海之

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受教后顧

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于

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

事在次
年六月

平章既為國家
官階豈有因臣

子私諱而改之

之理且璋舉亦

無涉宋主此為

蒼狗名而不知

我矣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為樞

密使加同中書門下三品

廷祚父名璋避平章特
加同三品仍為樞密使

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執

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

跡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

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賀即位也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

字得臣

泣諫筠不

聽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

城從事閻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後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以

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

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

在潞州府長治縣西北

言受周太

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

徽使盧贇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贇又來監心甚

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

聞贇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

字明遠青州博興人

和解之

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筠

五月己亥朔日食

宋主自將兵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于馬上

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石守信

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

列柵圍之六月宋將馬金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

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北漢主懼引師歸

宋獲衛
融融死

宋主怒以鐵撻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
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太府卿進攻潞州守節

降

秋七月宋主還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

字省

嗣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于宋主授以節度使

冬十月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死

重進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權常心憚宋主宋主

宋史以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盡節于周作三臣傳以未異之夫韓通之圍門遇害李筠之拒宋

起兵誠無忝于忠義若重進以周憲懿親與宋祖同為北面間變之後視顏受命始則以移鎮而不自安繼則以賜券而欲朝汗遂疑不決乃復舉兵是宋之叛臣而非同之忠臣為可同日語哉

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宋主遣

六宅使

宋初武職諸司有六宅正副使

陳思誨

宅讓弟

賜之鐵券重進

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

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

唐唐主聞于宋宋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

洛陽

人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十

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

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

亦害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宋主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鑿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

且使其子從鎡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

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牙校遂還汴

宋以竇儀為翰林學士

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

髮布曰幘岸幘露頂

也跣足

赤足也

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

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不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

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宋考

史實儀傳建隆元年秋儀遷工部尚書會翰林學士
王著因酒失貶官太祖問于范質以儀代之而王著
傳則云乾德元年著直禁中被酒夜叩宮門帝怒貶
著比部員外郎兩傳互異商榷續綱目以儀傳為據
薛應旂通鑑則從著傳今依續綱
目紀于是年而王著酒失事不載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
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

笑曰帝皇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可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辛宋建隆二年是
丙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故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

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
取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益公取餘羨
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
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唐徙都洪州

宋主旣平揚州唐王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

讀史者率以宋
祖杯酒釋兵權
為不動聲色而
搆天下之安此
鄙見也守信數
人若果不可制
豈數言委曲規
諷所能罷其兵
者彼時宋主英
勇固出數人之
上操縱由已洵
患未然守信語
人方承命之不
暇又何敢有異
議乎史家無事
識徒于杯酒說

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
行者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
數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
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衛才恐
不能制伏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

辭處姪奇以為
秘計神謀而不
于宋主英斷勇
為處著眼而後
世遂以是為妙
策獨出吁可笑
矣

不能自出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

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

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

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

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

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

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

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

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
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
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
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
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
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
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

宋以李漢超

雲中人

為關南兵馬都監

文獻通考宋置兵馬都監分掌本路

禁旅屯戍邊防

訓練之政令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貫女勿復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

告朕邪漢趙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宋襲執武義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

見事

前益甚宋主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

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

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

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歸

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

銅私弟

唐主景殂于煜

即從嘉更名

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殂于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

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

即馮延魯更名

奉父遺表于宋願追

尊帝號宋主許之

煜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女真

汪見前

入貢于宋

女真部人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直在北者不隸遼籍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蠲登州

沙門島

在登州府蓬萊縣西北海中齊乘有五島相聯屬海市現咸多在其上

居民租

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於宋

瓜沙自後唐同光初曹義金遣使問道通貢

事具前

其

後義金卒

五代史義金于晉天福五年卒

其子元忠元深等亦皆遣

使中國

五代史天福七年沙州曹元忠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

使元深為瓜州團練使

至是入貢於宋

宋史外國傳沙州唐太中五年置歸義軍以張

義胡為節度使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商賡續綱目薛應旂通鑑

皆因之考司馬氏通鑑唐咸通十三年張義潮卒沙州長史曹義金自領軍府詔以義金為節度使又考歐陽修五代史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遣使附以來二書所載與來史互有不同司馬氏考據詳核當必無誤今依通鑑兼節採歐史改輯

壬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
戊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三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

重賢

礪州武安人

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

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
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宋令諸州大辟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
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
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復之

夏四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卒

從劾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

燕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副

使張漢思為後留而自為副使既而洪進幽漢思而

代之漢思年老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洪進漢思諸子頗不平欲害洪進謀泄不果由是更相為備

一日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徑入府中鎖其戶而求印漢思惶懼即于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遂自稱留後

漢思于別舍以兵守之

宋以趙贊即趙匡贊避宋主名改為彰武後唐改延州為彰武軍節度使

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

見旌旗所部羗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

服董主嘗注意于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

董遵誨守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

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

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均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

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

邠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原郡中筦

榷之利悉與之次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

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

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于才得以

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預為之備

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

荆湖州廣吳楚之地董遵誨范陽人馮繼業字嗣

宗暉之子馬仁瑀夏津人賀惟忠忻州定襄人何繼

筠字化龍福進之子郭進博野人李繼勳大名元城

人

冬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如何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已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房州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

時年十一歲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

字成和
保融子嗣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狼者誅之畧盡惟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亂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自歸于朝廷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

北面事小兒乎遂襲潭州殺留後廖簡據其城又將
取朗州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于宋
蜀鑄鐵錢

蜀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內用鐵凡器用須鐵
為之者置場榷之以專其利又遣使遍督諸路累年
逋負租稅龍游隨置今日樂山為令田淳成都上疏

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

淳好淡治亂屢陳朝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審微韓
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遜詞取貴任淳曰大丈夫

豈能附狗鼠求進哉 韓
保正字永吉潞州長子人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真以李托為內太

彥真既諛殺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忿彥真

恣橫使人告其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為內

太師六軍觀軍容使

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邦政皆稟托

而後

行

癸宋乾德元年是歲凡五
亥國一鎮荆南湖南亡

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以鎮受代先命近臣

自庚中乘以來
遂填日疆據土

地專生殺甲兵
財賦唯其所擅
蓋百餘年宋主
漸削其權以次
易大臣布列州
縣朝廷命今始
行于天下改絀
更張而無粉擾
之迹可謂善于
國治矣

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

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

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

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荆南降荆南自高繼冲

至繼冲凡五主

合五十七年

初宋盧懷忠

瀛州河間人

使荆南還言江陵南邇長沙東

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

也及周保權使至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
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
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
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天表梟首朗陵市
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

洛州臨
洛人

諭繼冲以假道之意

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
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
可免禍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

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彊弱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
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而進繼冲遽聞宋師
奄至即惶怖出迎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
先入城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

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

唐州方城人

為荆南都巡檢使

文獻通考宋制沿邊漢尚有都巡檢其歸峽荆門等處跨連數都特

置都巡檢使以增重之

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尋改武寧

注見

前節度使

宋慕容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
入朗執保以歸

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州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為
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

釗至從富等以兵逆戰于澧江

出澧州安福縣徑州
南下流入洞庭湖九

江之一也宋師敗之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

殺之其大將汪端刦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
中李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

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宋師擊

殺之湖南悉平

德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宋主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呂餘慶

珩之子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

宋史職官志通判掌倅貳部政以郎官以上充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
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
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于是節度使之權始
輕用趙普之言也

宋行應天厯

王朴欽天厯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厯上
之宋主自為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乃特選常
參官彊幹者往涖之遂著為令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

宋主厯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
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遼救之不及

宋將王金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

宋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

泚橋之役瓊身
冒矢石以蔽宋

主瀕于九死而不顧忠壯炳然
宜有寵秩既膺
忽萌異志之理
乃境人交構死
非其事愛國輕
卒招尤宋主亦
不免失之涼薄

初宋主為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

而復蘇

泚橋之役
事具前

及宋主即位擢典禁兵為殿前都

虞候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宋主

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擅威福宋主召瓊面

訊之不伏宋主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搥擊其首血

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

即自殺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後恤其

家

九月北漢以違兵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

初進從征澤潞遷洛州防禦使充山西巡檢御下嚴
殺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
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
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語其人曰
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
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
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冬十月北漢以郭無為

字無不為青州千乘人

同平章事

北漢主自敗于潞州日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

薊州人

為相又召抱腹山

在木原

人郭無為及五臺山

在代州五臺縣

東北寰宇記山名僧繼顒

劉守光之為浮屠

參預國事未幾文

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十二月宋黜鄭起楊徽之

字仲猷建州浦城人

為縣令

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州見宋主握禁兵有人望乃

起及徽之知宋主之不宜與極禁兵固有光矣之誼使其言見

用何致變起陳
橋二人既食周
祿實為忠子所
事及其復仕宋
空則是初終易
節矣宋主不薄
其更事二姓而
銜其得日私嫌
豈足為萬世立
臣子大防乎

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于世宗

以宋主不宜典禁兵宋主銜之至是左遷起為西河

令徽之為天長令

溪州

注見前

蠻附于宋

北江

酉陽江之別源也在今永順府保靖縣北亦曰北河

蠻酋最大者曰彭氏

本江西吉水人

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

上溪廢州在今永順府龍

山縣中溪廢州亦在龍山縣下溪州故城在永順府永順縣彭氏所治也

又有龍賜忠順

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

順高十一州

地俱在今未順府境

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

于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

統之謂之誓下州

甲宋乾德二年是子歲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

普同平章事

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

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

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

宋太祖雪夜幸趙普家計下太

原後人侈為美談不知征伐大事自當議之朝堂即云惟極秘謀亦可召至禁中森祠善盡命將成功必直待風雪叩門始有濟哉蓋具于功臣家不能無所敬慮微行數過固有深慮厥後南唐海物亦以駛至而得之可以覘其用心矣

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裯地中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

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

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恬卒用其人又曾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門久之不去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于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己自是不敢復言范質罷相未幾卒宋主弟光義嘗稱質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特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

二月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

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

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誥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

降于繼勳遼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己而遼州復為北漢所取

宋以陳洪進為平海節度使

先是洪進既幽張漢思遣使請命于唐復遣牙將魏

仁濟奉表如宋且請制命至是宋主詔諭唐主改清

源為平海軍授洪進節度使洪進歲貢多厚欵于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字子平呂餘慶參知政事參知政事設官

自此始職官志秩正二品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

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

唐參

知政事之名始
于劉洎說具前

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

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
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
磚位勅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
也

宋以秦再雄

辰州
撫人

為辰州刺史

初隋置辰州

沅陵郡今辰州府是

唐復置錦州

廬陽郡故城在今沅州府麻陽

縣

溪州及巫叙州

潭陽郡貞觀中曰巫州大厯初改叙州

皆西南溪崗

諸蠻地也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

寇鈔宋既平湖南擇蠻人為其黨所服者得秦再雄

武健有奇畧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

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

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厯山飛輦捷如猿猱又選親

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

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合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宋頒刑統

判大理寺實儀所重定也

八月宋置權貨務

朝野雜記宋制有四羨轄官權貨務其一也掌醴茗香卷鈔引之政令

置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

給茶後解鹽

解地鹽也

亦權之

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宋潘美尹從珂

秦州天水人

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得南

漢內侍余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

煮剝剔刀上劍樹之刑或今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斂

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

媚州都

在今廣州府新安縣南凡隸三千人

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

宮殿以珠玦瑁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

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

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

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瑁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

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惜然莫以為慮及宋克郴州始具以廷瑁為招討使也沈口沈口在韶州府英德縣西南始興大江之北今有鎮

冬十一月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

伐之

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

以諸葛亮之用
兵尚不敢聽魏
延之說出子午
以敬幸成功昭
速何人乃欲從
廷傳輕舉是徒
朱兵端以速
蜀之七耳觀其
出師時酒酣振
臂自方諸勇及
聞狀而據狀股
栗目哭盡腫小
人情狀可堪一
據

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

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

注見前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

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興州順政人等以蠟

書間行的北漢濟河同舉兵彥韜至汴潛取其書以

獻宋主宋主久欲伐蜀而無辭及得書笑曰西討有

名矣乃命主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即劉廷讓

范陽人守文之孫考宋史本紀本祖伐蜀有劉光善人宗拒遼有劉廷讓又考列傳劉廷讓字光又所載

伐蜀拒遼事與本紀同蓋廷讓本名光義後避太宗
諱更名因即以原名為字而改義從又史特未之詳

耳薛應旂以光義廷

讓為兩人殊失考核

崔彥進

大名

副之王仁贍曹彬

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于

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

凡克城寨只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

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廷讓

及彬等由歸州進

蜀主聞有宋師以王貽遠為都統

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

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招遠酒

酣據晉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

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

諸葛亮 趙崇翰 廷隱子

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

唐置即武興注見前

擒其招討使韓

保正蜀兵大潰

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

俱在漢中府畧陽縣

遂取興州先鋒

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

注見前

敗之擒

保正及進等蜀人退保大漫天砦

在保寧府廣元縣東北有大小二嶺

皆極高峻蜀置砦于此

崔彥進張萬友與康延澤

福之子

分三道

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

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栢江

注見前

焚梁退保劍

門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

太原

入死之

初夔州有鑠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
光義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鑠江曰我軍泝流至此
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
卻即以戰擢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鑠江三十

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後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
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

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

澤州陵川人

戰

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

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

焚死後數日光義見其骨于灰燼中以禮葬之

已而光義

及彬克蜀萬世間忠等州峽中郡縣悉定時諸將所
過多屠戮獨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

字晦仁
凝之子

定雅樂

宋主以雅樂聲高近于哀思不合和中詔峴改定以
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
暢

唐主募人為僧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
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
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主聞其惑
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

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事

乙未宋乾德三年是歲宋
丑滅蜀凡四國一鎮

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劍門克

之獲其都統王昭遠

全斌進次益光

今保寧府昭化縣本劉宋益昌
後唐曰益光宋開寶後改名

得降

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

注見前

蜀

人于江西置砦對岸河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

青疆

亦曰清疆店
在劍州東北

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

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為浮梁

以濟蜀人見之案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

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城

在劍州東

以待全

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陳
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
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日盡腫俄
而宋追騎至與宗韜俱被執

蜀太子元喆

字遵聖

將兵禦宋至綿州遁還王全斌進次

魏城

西魏縣今為驛在綿州東北

蜀主昶降

後蜀自孟知祥至昶凡二世合三十二年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元詰統之

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

元詰素不習武

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元詰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

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

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

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

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

固壘何人為我致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

吳草表詣全斌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都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吳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家主以呂餘慶知成

都府

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梁大雪宋主設棧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

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銜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

也全斌拜賜感

泣所向有功

三月宋兩川軍亂

王全斌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蜀兵憤怒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

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

成都人

推以為帥稱

興蜀大王兩川郡縣崔彥進高彥暉等為師雄所敗

彥暉戰死全斌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宋主聞之命

客省使

宋史職官志使為武臣崇秩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賓禮之事

丁德裕領

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師

雄屯新繁

漢縣今屬成都府

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全斌

等復敗之于灌口

今成都府灌縣宋以前為灌口鎮以灌口山名

師雄走死

其黨據銅山

注見前

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拔之德裕

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

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
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
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
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
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蜀主昶舉族及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
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

中書令封秦國公子元喆為泰寧軍

五代史職考考後梁以交州為

泰寧軍

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宋主廢朝

五日追封楚王

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宋主命昶與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

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
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宋主有北征意聞其言
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貧生以
至今日吾所以恣死者以汝在耳今者汝既死吾何
用生焉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宋主嘗見昶
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
所為如是
不亡何待

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邵廷瑁

廷瑁屯西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
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瑁將圖不軌南漢主
信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
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洗口祀之

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
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
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疆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

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趙普之謀也

宋置封樁庫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宋主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畜滿三百萬遣使謀于彼

倘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
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
選精卒習戰池中宋主嘗臨觀之

丙宋乾德四年是夏五月宋罷羨餘賞格
寅歲凡四國一鎮

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
以上者賞知光化軍

宋置今為縣
屬襄陽府

張全操上言此苟

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
行

閏月宋求遺書

冬十一月宋竇儀卒

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及卒宋主深惜其未大用云

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為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

丁宋乾德五年是春正月宋王全斌等以罪徵還貶官

卯歲凡四國一鎮

有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宋主自聞蜀兵之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于是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皆責降曹彬劉光義以功進爵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

仁贍等歷試諸將莫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

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于是賞特優曹彬入謝曰諸將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宋以沈義倫

字順儀太康人後避太宗諱止名倫

為樞副使

義倫為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

宋史職官志王師征討則置隨軍轉運使

事畢即停

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卻之及歸

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宋主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于未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

宋罷其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

時有譎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宋主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人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

宋主乃止出重貲為彰德節度使

五星聚奎為宋

宋史天文志五星如聯珠聚于奎當魯分從鎮星晨見東方

三月五星聚奎

河內入

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

儼善步星歷嘗謂薇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

天下當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夏六月戊午朔日食

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勣與

即勣

卒子克獻嗣

戊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天廣

洛陽

五星聚奎為宋朝奇瑞曾不數月即有日食之變天意果何屬耶好諛者謂祥而譏災禍情者稱災而却祥難覺五卜步之勝其于敬天勤民之本區亦失之遠矣

縣人
為后

宋主元配賀氏

開封人

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

邠州新平

人

為后乾德元年殂至是立宋氏為后后左衛上將

軍後之女也

三月宋覆試貢士

知貢舉王祐

字景叔大名莘人續編作王裕今依宋元通鑑

上進士合格者

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

詔曰造士之選非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
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闕
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夏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

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
趙點檢顧視非常不可測也宋主受禪景益重之欲
以為相以惟簿不修而止至是拜中書侍郎

六月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

後周置今慶
陽府環縣是使

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往依焉遵
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
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過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飛
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
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解宗本去及即位遵誨
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黑蛇紫雲
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市
餘事遵誨皇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

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宋主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投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卒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

初世祖劉昊廟號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

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

曰繼思巽軟非繼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
為不對至是疾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思既嗣位怨
無為初不助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
疎之

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

宋主嘗因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
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
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

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謀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之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

即河渦水出平定州壽陽縣西流至

太原縣南入汾亦曰同過水魏書地形志四水合道故曰同過

進薄太原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

本楊重貴太原人北

漢世祖賜姓名

馬峯

太原人

等領軍扼團柏谷

注見前

峯至銅鍋

河繼勳前峰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遂奪汾
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

北漢司空郭無為弑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

繼恩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
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及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
之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刃堪其胸弑之無為使人
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為授
意于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

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

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

契丹

初鈞既改元遼主責其罪輒駒擊使者
數輩乃今繼文往請命亦被留不遣

歷險阻

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外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
制遂立之

冬十月宋貶雷德驤

字善行同
州命陽人

為商州司戶參軍

德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
刑名德驤憤惋求見宋主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

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彊市人第宅聚斂財
賄宋主怒叱之曰曷錙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
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音鄂齧上
下肉也二齒命左右曳
出之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闖入之罪黜之

十一月遼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宋晉絳州

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遼且乞師遼主遣耶律特烈

字尼魯察六院部
郎君努古濟之後將諸道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賫詔

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

為詔許以邢州節度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
北漢主不從會李繼勳等聞遼兵將至皆引歸北漢

因大掠宋晉絳二州

按特烈舊作撻烈尼魯哀舊作
涅魯哀努古濟舊作裏古直今

並改
正

宋主享太廟翌日郊

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
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
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

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
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
制

北漢主劄繼元弑其母郭氏

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

鈞謚
孝和

后郭氏所責既

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柩前
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懼逼
辱無復嫌問世祖十子鎬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

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唐建澄心堂于內苑

初元宗創清輝殿于北苑命徐遊

子知詩

與張洎

初字師闇

改字偕仁徐州金椒人

為學士入直其中至是唐主復于殿北

建澄心堂為朝廷內地遊與其兄遼居中用事即以

從子元橘為員外郎凡機事密畫中旨皆自澄心堂

出元橘宣行之由是中書樞密俱同散地

唐主留意聲色先納

周宗女為后后通書史尤善音律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殘譜盡得其聲調徐道等從旁稱羨有押

客風后有姝恣容絕麗以姻戚往來宮中得辛于唐
主唐王製小令艷詞頗傳于外后卒竟冊立之被寵
逾于
故后

己宋開寶二年是春二月遼弑其主烏嚕舊作兀律于
己歲凡四國一鎮今改正

懷州

遼置在京巴林部西北廢慶州界金史
地里志慶州有遼懷州城中有遼行宮

遼主耽酒好畋嗜殺不已

嘗以虞人復鷲失期加炮
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

徽除鷹坊
刺面之令

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于懷州獲熊

歡飲醉還行宮夜分近侍肖格盟人華格庖人錫衮

等弑之

按肖格舊作小哥華格舊作化
哥錫衮舊作辛古今並改正

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既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
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
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
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于城四
面繼勳軍于南趙贊軍于西曹彬軍于北党進朔州
馬邑
人軍于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
而遁宋主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

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
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
欲自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之升坐乃
止

遼耶律賢

字賢寧兀
欲次子立

賢聞遼主被弑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
寧號烏魯曰穆宗以蕭守興為尚書令納其女葉葉
為后賢嬰風疾國事皆后決之

考遼史景宗后蕭氏
諱綽小字葉葉北府

宰相思溫女思溫小字寅古宰相敵魯之族弟忽沒里之子與續編所載不同

夏四月遼復救北漢宋韓重贊等擊敗之

初宋主度遼人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重贊倍道兼行

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

在太原府城東北與忻州接界

八召

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遼兵于陽曲大敗之

斬首千餘級重贊亦先陣于居山

在定州曲陽縣東亦曰嘉禾山

遼

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贊急擊大破之

擒其首領三十人宋主命以所獲遼俘示于城下城

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
降宋

閏五月宋主引還

太原圍久不下宋將石漢卿等戰死北漢兵亦屢敗
遼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

李懷忠

涿州范陽人

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

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宋主壯之俾率衆攻城戰
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

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

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

北漢

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北漢郭無為伏誅

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陷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騎千人付無為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闍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地之謀踪跡屢露反

藝祖平時常言

帝王自有天命

且天周世宗殺

方面大耳之非

居然豁達大度

者乃芥蒂未忘

疑資袍之後加

恐劇鎮之難制

且不以正道消

禍于未然徒以

杯酒詭解釋兵

權罷藩鎮豈爲

權罷藩鎮豈爲

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于後苑

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

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

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

願也安遠

職方考後乃以安州為安遠軍

節度使武行德護國

注見前

節度使郭從義定國

寰宇記宋以同州為定國軍

節度使白重贊

于信天而明子
為政者耶

保大

注見前

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閑閱及歷履

艱苦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庚宋開寶三年是
午歲凡四國一鎮

春正月遼遣北漢使者劉繼文等歸

先是遼所留北漢使者凡三十六人至是遼主盡厚
禮而遣之仍移書北漢主以劉繼文同平章事繼文
魁梧有氣局沉毅寡言久留于遼遼主甚敬禮之及
歸秉國政左右害其寵多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為代

州刺史

宋徵處士王昭素

酸棗人

為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席講周易
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昭素斂容曰此文正當陛下
今日之事援引証據因示諷諫微旨宋主嘉之問以
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
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

昭素以衰老求歸鄉人服其德凡爭訟者多就決之

夏四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詔修前代帝王陵盜發者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

南漢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劉鋹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驛書答唐主言

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
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諛搆誅
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
以來耽于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
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

往賀州畫守禦策澄樞聞宋前鋒已至芳林

鎮名在平樂府

賀縣東北

遁還宋師遂圍賀州南漢主遣其將伍彥柔以

奇兵援賀潘美以奇兵擒彥柔斬之

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

岸彦康乘夜賊舟岸側迎明挾彈登岸踏胡床指揮
宋伏兵猝起彦康軍大亂遂擒之象其首示城中

南鄉舊鎮名今曰

翼曰城遂破先是南漢大臣皆請

信都在賀縣南

起故將潘崇徹

咸寧人以都統罷職

南漢主不從及聞賀州陷

乃令崇徹領兵三萬屯賀江

注見前

會美徑趨昭州崇

徹但擁衆自保十月美次昭州克之又拔桂連二州

南漢主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乘勝遂攻韶州

南漢主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陳于蓮花峰

下在韶州府南南漢主教象為陳每象載十數人象反

列象為陳自是
南蠻故智乃宗
惡破之以假紳
潘美射之以勁

弩鸞奔反跌和
遺敗劫法不相
聚而制勝則同
神而明之在乎
人之善用爾且
昆陽之戰虎豹
亦為股栗猛獸
入鳥足畏哉

踐承渥軍承渥承敗僅以身免韶州遂陷韶鎮南北

門也既陷南漢主銀窮感不知所為顧諸將無可使

者宮媪梁鸞鎮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銀以為招討

使與大將植廷曉

氏族畧南越有植姓

統軍六萬屯馬逕

地名在廣

州府南以禦宋師

辛宋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未唐改號江南凡三國一鎮

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

漢兵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銀降

南漢自劉隱據廣州至銀亡凡

五主合六

十五年

潘美克英雄二州

皆南漢置英州今韶州府英德縣是雄州今南雄府是

潘崇

徹以其衆降美進次隴頭

水名在英德縣南其地險隘兩山夾峙水多激石

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

城十里砦于雙女山

一名鳳在南海縣西

下南漢主甚懼遣其

左僕射蕭灌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灌赴汴

宋師遂頓城外南漢主將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

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

戰崇岳無謀勇惟日禱鬼神為事既而宋師濟水植

廷曉力戰不勝死于陣崇岳奔還其棚美謂諸將曰
彼編竹木為棚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
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棚會
夜大風萬炬俱發煙埃全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于
亂兵龔澄樞與李托謀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
明日鉞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保興兆于民家亦獲之悉
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拯人多矣吾
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

十

宋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候
鋹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
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
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
鋹鋹對曰鋹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
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

罪家主命大理寺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

外釋張罪賜襲衣冠帶器帶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

牛街上將軍封恩赦侯

銀體質豐碩眉目俱疎有口辨性巧絕其實貨燔蕪之餘

尚存美珠四十六塊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

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性成僅

能移于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囚時多置醜毒臣下

一日從宋辛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以卮酒銀

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

罪因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

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登樓遠眺于政
體何若希思望
實人之常情亦
不待登樓而後
生也溫更憐呼
徑過時益未知
宋祖在僕既覺
而懼臨非禮之
愆故趨辭以封
且欲攬取直名
妾亦甚矣

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至

是卒

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
關前宋主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

傳呼依常而過翼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
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
不登樓也

宋主善之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

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來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
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使其弟

從善上表于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為江南國主且請

賜詔呼名宋主許之

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遣趙普

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帑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河決澶州

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

姚恕坐棄市

壬宋寶寶五年是申歲凡三國一鎮

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

初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

殺仁肇

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被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

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許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具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

用 盧絳字

晉卿宜春人

夏五月大雨河決宋主出宮人

大雨河決濮陽宋主命潁州圍練使曹翰往塞之因謂曰朕信宿以來焚香告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此必不能為災也宋主又謂宰相曰

霖雨不止朕日夜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關邪趙普
對曰陛下憂勤庶政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宋主
曰朕恐掖廷幽閉者衆昨令編籍後宮凡三百八十
餘人因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
之普等皆頓首服

秋九月丁巳朔日食

宋以辛仲甫

字之翰汾州孝義人

為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

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
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
未及武臣之一也

癸未宋開寶六年是
西歲凡三國一鎮
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謚

曰周恭帝

鄭王卒宋主素服發喪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

慶陵

世宗陵五代史注
在鄭州管城縣

之側號曰順陵

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

字明遠深州饒陽人

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

昉用情舍取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

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七人

進士二十六人

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共百二十七人

續編作百二十五人誤今改正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

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永制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禮

初宋主命李昉劉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

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為交趾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

地

唐書地理志安南都護府領交陸峰愛
謹長福祿湯芝武峩演武安十二州

南漢遣將

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趾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

吳昌文死其參謀吳處坪等爭立攝謹州刺史丁部

領擊敗處坪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

節度使尋遜璉位南漢既亡璉入貢于宋宋授璉靜

海軍節度使加封爵

考宋史交址傳開寶六年丁璉內附授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

度使安南都護八年璉復修貢封交址郡王沈括夢溪筆談亦以璉封王在開寶八年為安南封王之始

與續編所

載不同

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

字禮臣齊州人

李

美李穡以賊論死

瓚流沙門島十年不得召

廷臣多忌之

宋主嘗幸其第

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晉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不暇平宋主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

汝書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違親吏詣市屋財聯
生爾

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幣都
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
救解得止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
不悅初雷德驥之貶高州也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
驥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隣意普害之擊登聞
鼓訴中書不法事宋主怒悉下御史獄鞠實始疑普
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隣
為秘書省正字召德驥為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
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

光義為開封尹

皇弟忠孝

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
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宋主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宋主封其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

又以弟光美

注見前

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古今載籍極博
豈能一一記訪
不爽顧問即有
所未知據實以
問之何所損學
問之通事君之
禮皆當以不欺
為貴若預探所
問書冊揣摩強
識即此飾偽之
一念已不堪以
對君父縱應答
無滯亦莫足貴
多避心術不端
于此可見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
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白已知所取
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
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
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
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

世祖吳
諸孫

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謝病黜居交城

隋縣
今屬

太原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宋主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

殺傷不可勝紀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倚故相張昭敬樞密使高仲暉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甲宋開寶七年是戊歲凡三國一鎮春二月庚辰朔日食

夏五月江南遣使如宋

江南主天性友愛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感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刺

史陸昭符金陵人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

字孟雍
陽武人

諭江

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
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
死無以見元宗于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
無入朝江南主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
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
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
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

博州聊
城人

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迺還宋主乃命

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
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
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
委卿竊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
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
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

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

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

于銅陵

南唐縣今屬池州府

進次采石磯

注見前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先是俶使判官黃彛簡

字明舉福州人

入貢于宋宋主謂之

曰江南強倔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于人

言尋密告以師期至是加俶行營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

福州人

等拒戰敗走

初池州人樊若水

字仲師後
更名知古

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

乃漁釣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擢
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
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
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千艘又以大艦載巨
竹絙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
者乃先于石牌口

今日石牌市在安慶府懷
寧縣西與池州府分界

移置

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

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鎮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宋始修日曆

史館修撰扈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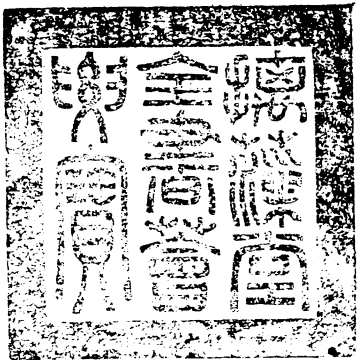
字日用幽州安次人

請修日曆宋主從之命宰

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一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江

連

騰錄監生

臣申

懋